# 丰　碑（组诗）

## ——献给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

■贾　永

八一 壮英雄气 砺强军志 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

### 于都河的等待

1934年，10月的秋风比往年都凉
于都河的夜，被万千火把烫开一道流动的伤口
8.6万余双草鞋，踏过浮桥木板
也踏碎了赣南摇曳的灯火

大病初愈的毛泽东，望着远去的山影
如同回望一个正在远去的时代
“从现在起，我们就离开苏区了。”
话音很轻，却压在每个人的心头

岸边的乡亲们松开紧握的双手
望着长长的队伍渐行渐远
战马嘶鸣，惊落了多少母亲和妻子的眼泪

河水载着当年的呜咽，静淌了90多年
仿佛还在等待
等待那些散落山野的名字
在长风里，回响

### 血色湘江

从前的湘江，碧波映出两岸竹影
五昼夜鏖战，江水由清变红
那些从赣南一路走来的年轻人
没能走出这道江水，血肉融作浪底沙
当地百姓代代相传一句悲歌：
“三年不饮湘江水，十年不食湘江鱼。”

沉重的辎重拖慢了脚步
僵化的教条，比漫山弹雨更难突围
满江血色，万千忠魂，撞碎所有的桎梏——
一场痛彻心扉的觉醒
终将换来一条属于红军的生路

### 遵义的灯光

黔北重镇，子尹路96号
一栋中西合璧的二层小楼
在3个不眠的夜晚
见证了中国革命最艰难的转折

进攻中的保守，防御中的冒险，退却中的逃跑——
错误被一一解剖，路线被彻底纠正
那一刻，平均年龄34岁的与会者
改写了长征的命运

刚过了41岁生日的毛泽东
在失去指挥权两年多后
重新走向船头
一双手扳回了航向
一条船再不偏航
一支队伍穿过青涩，走向成熟

### 赤水奇迹

千里赤水，像一张拉满的弓
40万敌军，像40万支箭
死死抵住3万多缺枪少弹的红军

赤水两岸，辗转周旋
在死亡夹缝中，红军走出战争史上的奇迹
一渡，土城受挫，果断转身
二渡，回马夺枪，再占遵义
三渡，伪装北渡，虚晃一枪
四渡，兵临贵阳，蒋介石彻夜不安

他急调滇军入黔救驾
红军挥师南下，直逼昆明
金沙江突然空了出来——
那里，才是毛泽东早就选定的渡口

几十年后，蒙哥马利问
三大战役是您的得意之笔
毛泽东摇头，四渡赤水才是

### 大渡河的绝唱

大渡河，峡谷似刀，水流如沸
1863年，7000太平军葬身河底
留下英雄末路的千古悲歌
1935年，蒋介石狂妄断言
“红军，必成石达开第二！”

历史的轮盘，被信仰生生扭转
安顺场，17勇士驾着一只孤舟
从巨浪的刀尖上，劈向对岸
可船太少，两万多人如何飞渡？

红四团与死神赛跑
一昼夜，240里
冲到泸定桥时，桥上的木板已被抽尽
只剩13根铁索，悬在狂风里震颤
头顶枪弹如雨，脚下万丈深渊
22名突击队员，匍匐向前
冰冷的铁索，从此烙上生命的温度

那个夜晚，刘伯承提着马灯
在铁索桥上久久徘徊
“将来胜利了，要在这里立一座碑”

如今，碑早已立起
可那些爬过铁索的人
多数，连名字都没能留下

### 雪山草地的路标

夹金山，伸手摸到天
高寒、缺氧、暴雪
停下脚步，就会化作冰冷的石头
那些倒在风雪中的身躯
成了雪线上，永恒的路标

翻过雪山，是茫茫草地
远看似无边的绿毯，近看是吃人的泥沼
断粮的绝境里
野菜、草根、皮带
都成了活命的食粮

当接应的队伍赶到班佑河滩
七八百具背靠背的遗体
像沉默的群山
凝固在荒原
那个被背起的小战士
在跨过安全线的瞬间
吐出了最后一口呼吸

吞噬生命的，不仅是泥沼与风雪
还有那条分岔的路——
7000人的北上，成了7000颗不灭的星辰
8万人的南下，碰壁，折返，损兵过半
后来的人，终于等来了正确的答案
可那些在泥沼中沉没、在风雪中倒下的生命
永远留在了没有答案的昨天

### 腊子口的无名者

腊子口，岷山深处一道细缝
两侧峭壁如削，中间一水奔流
对岸碉堡森然
正面强攻，几无可能
既然水平前进的路已被封死
那就垂直向上，在绝壁的裂隙中觅路

一位苗族战士站了出来
战友们叫他“云贵川”
月色黯淡，一道身影贴附于万仞绝壁
渺小如蚁，稳健如猿
一根绑着铁钩的长竹竿，探入石隙
崖顶传来绳索摩擦的细微声响
一条由绑腿、腰带与年轻生命拧成的路
从死神头顶垂落

天降神兵，腊子口被生生凿穿
那个最先向上攀登的人，后来怎么样了
没人知道
“云贵川”不是他的本名
他的名字，被秋风吹散
腊子口沉默着
真如铁的，从来不是雄关
而是钢铁的意志
被征服的，从来不是险隘
而是绝境本身

哈达铺的报纸，带来了黄土地上的消息
毛泽东大手一挥
“到陕北，去找刘志丹”

### 最后的火种

西北，不是终点
是浴火重生的起点
1936年10月，会宁、将台堡
3支九死一生的红色大军
在黄土高原，紧紧拥抱
一群衣衫褴褛的年轻人
走完了地球上最长的征途

当历史的风暴
以残酷的方式袭来
一个政党和一支军队
在去向渺茫的悬崖边
生生劈开了
一场惊天逆转

蒋介石喟然长叹：
“六载含辛，未竟全功”

漫漫征途，很多人牺牲了
而抵达黄土塬的队伍
不是疲惫的大军
而是不灭的火种
那些倒在路上的生命
化作了铺向明天的路基

### 永远的丰碑

90年过去
于都河的浮桥早已不在
湘江的水早已变清
赤水河依然弯弯
金沙江依然奔流
铁索桥换了新板

那些走过长征的人
一个一个走完了自己的路
他们洒下的血，已经汇入河流
他们举过的火，还在燃烧
他们走过的地方，成了路

他们走过的路，凝成碑
那碑不在别处——
在泸定桥铁索的锈痕里
在夹金山上一截露出的绑腿里
在水草地泥沼深处还握着的那只手里

在每一次走与停的抉择时
都毅然决然地选择继续
只要没有倒下，就要继续

先辈选择继续
所以有了我们
我们选择继续
所以有了——
这穿越90年风雨的
不朽的回响

## 精短小说

# 抢　收

■严可建　崔志勇

1944年入夏后，冀中平原的麦子黄了。金灿灿的麦浪铺到滹沱河边，风一吹，沙沙作响。

赵家庄村外，1000多亩麦子快熟了。赵麦儿蹲在地头，掐穗一搓，麦粒饱满。

地头站着伪军中队长贾福成和日军小队长山田。贾福成拔了一穗递过去，山田捻了捻：“1000多亩，收成少说1000石。”他把麦穗一扔，“3天后皇军来监收，每户收完后交八成。不交的，烧房、杀人。”两人翻身上马，扬长而去。

赵麦儿指甲掐进掌心，转身往村里跑。

赵保成正劈柴，听女儿说完，斧头停住：“八成？800石……100多户，交了还吃啥？”

“不能交。”赵麦儿说，“抢收。3天将收的粮藏起来，剩下的烧了。”

“烧？”

“夏天地里常起野火。去年杨各庄就起过。装作野火，谁也看不出。”

当天夜里，赵麦儿挨家挨户敲门。男人们蹲在灶前抽旱烟，女人们抱着孩子坐炕沿。赵麦儿说完，屋里静得能听见油灯芯噼啪响。

老倔叔磕了磕烟袋：“麦儿，你就说咋干。”

“今晚动手。麦子不留地里，不进场院，直接送滹沱河沿的干沟子。收不完的一把火烧了。野火年年有，谁也挑不出毛病。”

一个后生站起来：“干！”男人们起身回家拿镰刀，女人们把孩子塞给婆婆，跟着往外走。

月亮爬上东岗坡，川地里全是人。男人弯腰割，女人跟后捆，半大孩子一趟趟往河沿扛。镰刀“唰唰”作响，没人说话。

第三天傍晚，老倔叔咧嘴一笑：“收了800多石，够吃一冬，还能往南边送一些。”

赵麦儿站在土坎上往下看。由于时间太紧，他们只拣熟透的穗子抢，顾不上齐整。如今，麦茬高低不齐，好些青些的麦秆还立着。

火是半夜点起来的。赵麦儿带着人在地里四角同时点火。风助火势，麦茬子被烧得噼啪作响，火舌蹿得比人高，浓烟遮住了月亮。

老倔叔心疼得直跺脚：“造孽啊！”

“倔叔，”赵麦儿盯着火光说，“麦子烧了还能种。粮食绝不能落到鬼子手里！”

第四天一早，山田和贾福成带着30多个日伪军包围了赵家庄。眼前一片焦黑，打谷场空空荡荡。山田一巴掌抽在贾福成脸上。贾福成捂脸冲庄上吼：“赵保成！滚出来！”

赵保成声音打颤：“太君，昨天夜里起了野火，麦子全烧了……”

一个矮胖伪军从焦黑麦茬里捡起半根木头一闻，脸色骤变，凑到贾福成耳边。贾福成接过一闻——桐油和煤油味。“太君，这是有人浇了油故意点的！”

山田一挥手：“把全村人集合！”

日伪军涌进村子，把男女老少赶到打谷场上。近300口人黑压压的一片，被枪口逼着瑟瑟发抖。

山田手按指挥刀：“谁放的火？谁藏的粮食？不说，统统死！”

“是我！”赵麦儿猛地站起来。赵保成拽她衣角，被她挣开。“火是我放的，粮食也是我藏的。跟他们没关系。”

山田盯着她看了几秒，笑了。他朝贾福成抬下巴。贾福成上前，从赵麦儿身后抓过一个七八岁的男孩。绳子套住男孩脖子，另一头拽在贾福成手里。“粮食藏哪儿？不说——”他手上用力，孩子憋得满脸通红，却不哭。

老倔叔从人群里扑出来挡在孩子前面。贾福成一脚踹在他胸口上。

就在这时，村外传来一声枪响。紧接着，机枪、手榴弹从南面土岗炸开。

“游击队来了！”日伪军炸了窝，抱头乱窜。贾福成丢开绳子，朝赵麦儿开了两枪，子弹擦着她肩膀飞过。山田拔出指挥刀吼叫，游击队的火力压得日伪军抬不起头。赵麦儿趁乱拉着男孩钻进人群。土岗上，几十个着灰军装的战士端着枪往下冲。

不到一刻钟，日伪军死的死、跑的跑。山田被两个伪军架着逃进东边枣树林。贾福成丢了一只鞋，光脚跑在最后。

游击队队长大步走过来。他紧握赵麦儿的手：“老倔叔前两天托人送信，我们收到信儿，赶紧赶路过来……你们冒的风险太大了。”

赵麦儿回头看看焦黑的土地，又看看角落里受伤不轻的老倔叔，眼眶一红：“粮食在滹沱河沿里。乡亲们商量好了，拿出400石，给同志们。”

当晚，游击队在村里住了一夜。战士们帮村民修好被砸坏的门窗，把缴获的十来条枪留给了庄上的民兵。

赵保成蹲在门槛上啃窝头，啃着啃着就哭：“麦儿，你今天差点——”

“爹，游击队来了，粮食保住了，人也没事。”

老倔叔被人抬回家，躺在床上龇着牙喊胸口疼，脸上却挂着得意的笑：“我一个老头子，换回来几百石粮，划算！”

游击队用那400石麦子做军粮，打了好几个胜仗。据点里的日伪军再也不敢轻易下乡抢粮了。

第二年开春后，赵麦儿站在山梁上往下看，焦黑的土地已泛新绿。春风一吹，麦苗又钻出土来。

# 一只干粮袋

■刘建伟

## 感　念

古浪战役纪念馆的玻璃展柜里，有一只老旧的粗布干粮袋。这是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装干粮的口袋，粗纺布，长80厘米，宽50厘米，正面印有党徽和“红军万岁”4个字。

凝视这只口袋，我的思绪被拉回到90年前的土门堡。

1936年11月，河西朔风似刀，卷过古浪连绵的群山。

红30军攻克土门堡后，部队休整7天。战士们帮乡亲挑水、收庄稼、打扫院落。当地百姓悄悄把家里省下来的粮送过去，塞到战士手中，又匆匆离去。

总指挥徐向前暂住的王家大院，就在如今土门镇东壁桥附近。那时，户主王浩义有个孙子叫王俊武，16岁，人很勤快，搬物资、烧热水、照料伤员，他样样都做。

一日午后，徐向前坐在院里擦拭配枪，看到忙前忙后的王俊武，便冲他招手：“小鬼，想不想当红军？”

王俊武一听，眼睛亮了。

徐向前解下自己的干粮袋，递到王俊武手里：“戈壁路苦，粮食最金贵。贴身收好，有它在，就能撑下去。”

王俊武攥着粗布袋子，心里又暖又亮。

征求祖母意见时，老人死死拉住王俊武不肯松手。枪林弹雨、戈壁风雪，她舍不得这半大的孩子去拼命。王俊武好话说尽，还是拗不过老人，最终也未能随军远行。

后来，国民党马家军挨村搜查，进门就翻箱倒柜。那只旧布袋被藏了又藏，在墙缝、地窖、柴堆里轮番转移，终于躲过了敌人的搜查。

往后，它成了王俊武最上心的宝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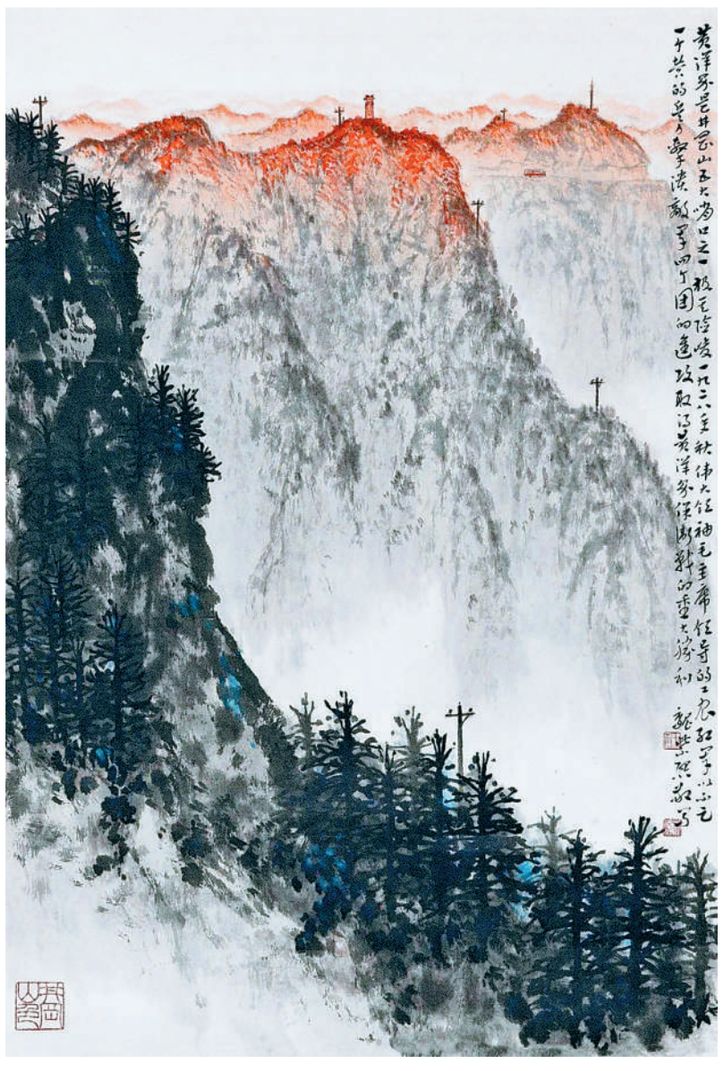
每年夏天，王俊武都要把布袋摊在院里的青石板上晾晒；每逢下雨天，他会拿干净的棉纸将布袋层层包裹，收进木箱，底下垫一层干谷壳防潮防虫。平日里，王俊武极少将这布袋拿出来让人看，只有晚辈问起当年红军往事时，他才铺开布袋，边抚摸上面起毛的边角，边小声念叨：“当年要是能跟着队伍走，多好。”

王俊武去世前，对儿子王荫材反复交代：“口袋千万不能丢。”王荫材遵从父亲遗愿，春耕秋收再忙，都会开箱除尘、细心打理。

王荫材后来把袋子捐给了纪念馆。他说，放到那里，能让更多人知道那段故事。

我仔细看那只袋子：褪色的党徽、起毛的布边，还有布料深处洗不掉的一层土黄。那是被河西走廊的风沙，磨了90年的颜色。

展柜里的灯光很暗。我心中百感交集：这藏在小小布袋里的往事与温情，是我们最鲜活也最动人的红色传承。



黄洋界景色（中国画）　魏紫熙作

# 第一次站岗

■韩　光

## 记　忆

我常想起自己第一次站岗的那天。

1988年3月，在我分到老兵班的第二天傍晚，哨兵排班表发下来了。我被排在半夜零点至1点，和刘老兵一起站岗。

那天夜里，我激动得睡不着。快到点时，房门轻轻开了，刘老兵来叫我上哨。

“你没睡吧？”见我麻利地出来，刘老兵轻声问。

“第一次站岗，特别兴奋。”

“当年我也是这个样。”刘老兵笑了。

接了哨，我和刘老兵站在哨位上。望着天上闪烁的星星，我心想，如果不当兵，这时我准躺在被窝里熟睡呢，可现在我在为祖国和人民站岗。想到这里，我的胸膛又挺直了一些。

“放松些，我都好像听到你的心跳声了。”刘老兵小声提醒。

过了一阵，刘老兵又开口了：“记住，哨兵不是立在这里给人看的。耳朵要像雷达，眼睛要像望远镜，夜里也得把四周看透。”

见我有些不解，他又跟了一句：“带着敌情观念站岗，警惕性就高，这个习惯一旦养成，有备无患。”

我没再吭声，下意识把枪攥得紧了些。

又过了一阵，哨所东边的矮墙根下突然传来一阵细碎的声响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枯叶上拖行。我浑身一紧，压低声音：“有动静！”

“是大老鼠在偷运粮食呢。”刘老兵说，“警惕性高是好事，但也要多判断，稳住了再动。”

我脸上一热，将他的话记在心里。

接哨的战友来了。我把枪递过去，可手一抬，却感觉手指像长在了枪托上一样。我这才发现，自己的手心里全是汗，手套内衬都湿透了。

“第一次站岗有什么感想？”回去的路上，刘老兵问我。

“觉得特别光荣，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天！”

“第一次站岗确实是这样。可要次次都这么认真，就难了。”刘老兵像是陷入了回忆，接着说，“我第一次站岗时，老兵告诉我，要记住这种感觉。后来我也成了老兵，每年我都对新兵重复这句话，你一定要记在心里头。”

次年7月，我考上军校。离队前一晚，刘老兵问我：“往后上了军校、当了干部，还能像第一次站岗那样认真不？”

我用力点头。

我上军校的第二年冬天，刘老兵退役了。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。可他对我说的话，我一直记在心里，直到今天。

文学作品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　邮政编码：100832　查询电话：(010)66720114　发行电话：(010)68586350　定价每月20.80元　零售每份0.80元　承印单位：解放军报社印刷厂

第6783期